古要论》；二是实物，即杨伯达先生重新考定的故宫传世的几件明代景泰蓝。

《新增格古要论》"首次著录了珐琅工艺的渊源、特点、用途等问题，成为今天研究我国古代珐琅器唯一的文献资料。"[2] 此书卷七"古窑器论·大食窑"全文如下：

"大食窑出大食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朗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世又谓之鬼国窑，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俗呼曰鬼国嵌。内府作者，细润可爱。"

"大食"是中国史籍对西亚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称谓，是波斯文的音译。"佛郎"即"佛林"，是中国史籍对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的称谓，"佛郎嵌"是指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的掐丝珐琅。众所周知，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继承了古埃及和古罗马的珐琅工艺，6世纪以后非常发达，但8、9世纪时多被圣像破坏运动破坏了，所剩无几。10、11世纪时再次复兴，以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祭坛饰屏为代表，此屏风长3.4，高1.4米，描绘耶稣、圣母和圣马可故事，用掐丝珐琅技术做成，上面还镶有各色宝石，金碧辉煌，豪华之极。此外东罗马（拜占廷）帝国还有一些圣十字架、圣遗物箱、圣书外装、王冠、首饰等，也用掐丝珐琅装饰，做得很精致，有的还与宝石镶嵌工艺相结合，显得富丽堂皇，装饰性很强。12世纪前后掐丝珐琅衰落，为錾刻珐琅所取代。与此同时，掐丝珐琅传入西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例如因斯布鲁克（在奥地利西部莱茵河畔）裴狄南德拉姆美术馆收藏的12世纪前半叶两河流域北部制做的有铭掐丝珐琅青铜盘，描绘亚历山大大帝驾御天马升天，以蓝、白色为主，还有红、黄、绿等色，掐丝镀金，色彩艳丽。后来伊斯兰掐丝珐琅又传入中国，被称为"大食窑"、"鬼国窑"、"鬼国嵌"。因"大食窑"源于"佛郎嵌"，故"与佛郎嵌相似"。可见"大食窑"与"佛郎嵌"都是掐丝珐琅。关于"大食窑"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新增格古要论》未提，其后的诸多文献也没说清楚，例如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中说："不知著始何代。"《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在提到其他窑器时，都点明了具体年代，例如在提到"哥哥窑"、"吉州窑"、"彭窑"、"古无器皿"等处时，都有"元朝"字样，而在谈"大食窑"时，就没有明确说"元朝"，可见其年代不一定是元代，而文中有"今"字，自然是指明代。由此可见，明人《新增格古要论》不能作为元代起源说的文献根据，恰恰相反，倒证明了明代起源说。

元代起源说的实物根据是杨伯达先生重新考定的几件故宫传世的明代景泰蓝。杨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金银玻璃珐琅器》一书中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掐丝珐琅兽耳三环尊、勾莲鼎式炉、缠枝莲象耳炉等……应是我国元代晚期的作品。兽耳三环尊的器身，原系元代晚期的掐丝珐琅罐，清康熙时烧配口、颈、耳、环、足，成为类似康熙时期凤尾尊的造型，并镌'大明景泰年制'六字款，说明刻款时已被误认为是景泰珐琅。……被当作此尊尊腹的珐琅罐，宽肩、敛腹的形制，垂云开光，大卷叶缠枝勾莲图案的装饰，都是元代的特征。"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此兽耳三环尊尊腹的那个珐琅罐到底是元式，还是明式？杨先生认为是"元代的特征"，而笔者则认为是典型的"明式"。

先说器形，此罐"宽肩、敛腹的形制"，元明陶瓷罐中都常见到但略有区别，元罐多为溜肩，而明罐与元罐比较，肩稍稍有些耸起，正与此珐琅罐相似，当然这种区别极其微妙，不能因此就定为"明式"，但也不能因此而定为"元式"，因此此罐的形制还不能说明问题。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此罐的主要纹样"大卷叶缠枝勾莲图案"，杨先生考定的另外两件